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上吾

高帝

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

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

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

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

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

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

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

二年十一月辛丑王二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

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

年翽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

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然天

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

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濞則

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孝文

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

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

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

人為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

聘也如淳曰鼻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

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

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

今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

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

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

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

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

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在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相靈時

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

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徐廣曰訟

音松駟案如淳曰訟公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

眾晁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

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

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曰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王朝晁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

私姦服舍

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昔年昭曰改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無文書亡報曰吳王

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茲飾
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
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
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
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
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
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
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
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
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
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
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
晁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

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晁錯為討外隨
大王後車徜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
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
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
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
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
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

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

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

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

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

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晁錯及削吳會

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

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

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

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
 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
 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
 曰寡人年六十一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
 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
 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
 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西涉
吳吳王移廣陵也

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

劾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
 除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
 列侯不得嗣王志將
 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

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刻繫評治以僂

辱之為故漢書音義
 曰故事也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

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

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

史傳四十六
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

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

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

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

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

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

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

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

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

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

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

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

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

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

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

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

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
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
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
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
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
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
注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

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故以
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
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
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
見上方與晁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袁盎曰
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
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

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
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
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
則有之安得真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真豪桀
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
弟亡命鑄錢煮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
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
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
故以反名為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
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
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
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

為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

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

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

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
盎策至吳吳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
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
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
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
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
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子孟喜曰七國反吾乘

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
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
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
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
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
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吳梁相蔽而糧
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

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
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竒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
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
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
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
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
自為己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
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柘將軍說王
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

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
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
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
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
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柘
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
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

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子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乃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

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

下幣如淳曰幣中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

有司數請瀆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

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

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

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

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

廟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

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

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

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

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

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

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

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

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

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

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徐廣曰屬梁國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

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馬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

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

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

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音徒贖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

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盛其頭馳傳以聞

戰謂之縱

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

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

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

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高飲水

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

可寵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

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

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

徐廣曰姓韓遺王書

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之罪乃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晁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

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我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漚之王吳由父代王被

省封郟陽侯省音所幸反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

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

親越謀宗音以夷隕日非錯為國遠慮禍反

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

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吳王漚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

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

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

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

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

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

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

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

請律諸侯春朝天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

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

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

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

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

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金

無人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

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

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

諸列侯莫敢與二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

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

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

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

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

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

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

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怒也主母螫怒必螫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

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

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

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

兼反又當牒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憺也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

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

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

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

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

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與子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

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

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

年

徐廣曰孝景後二年即封蚡為武安侯勝為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

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甚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

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疾惡方今善人譽君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實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

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
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貝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
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
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
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
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
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

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

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

韋昭曰侵音復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

核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張晏曰多長年上初

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

折節以禮誅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

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更已盡未

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

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山有蓋縣樂安

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

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弟徐廣

曰為諸弟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偕

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

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賈太后益

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

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曰默默不得志而獨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

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

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

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

父俱漢書音義曰官手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

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
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
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
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
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
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
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
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
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
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
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
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
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
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

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
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
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
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
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
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
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
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
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
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

灌

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
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
達為聲勢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

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

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

漢書
曰灌

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

汎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
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
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
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
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
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
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

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

徐廣

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

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

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

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豈可以勢奪乎

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惡兩人有郤

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

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

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

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

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

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

女兒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

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

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

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

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

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

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

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

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

目諸灌氏皆亡若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

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

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

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

晉灼曰恐其夫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

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

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佗事誣罪之

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

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

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

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今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

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

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

畫地諭欲作反事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

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臣乃不如魏其

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

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

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佗
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
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
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
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
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
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吾并斬若屬蜀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
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
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
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
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
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
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

曰禿老公言嬰無官位板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夫魏其毀君君

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君有

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

人毀君君亦毀之譬言如賈豎女子爭言何

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

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

不讎其謾刻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

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

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

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

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無遺詔詔

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我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刻

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

非五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

聞即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

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

為惡言聞上

張晏曰蚘偽作飛揚誹謗之語

故以十二月晦

徐廣曰疑

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

疾病專呼服謝罪

漢書音義曰言蚘號呼謝服罪也

使巫視鬼

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

恬嗣

徐廣曰蚘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蚘薨嬰

死在蚘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邪案後表蚘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

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蚘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蚘薨在嬰死後

分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劾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劾國除

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安侯為入尉時迎王至霸朝上謂

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曰取賢高祖孫即宮

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

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

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

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翼乃成禍亂武安
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
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穎之間

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

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
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
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
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
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

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

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言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反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

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
史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
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
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
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
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后聞

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者
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
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故吳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
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
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
見主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
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
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

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
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
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
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
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
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
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
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
元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
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
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
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
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
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
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

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三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

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

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

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縞之縞尤薄衝風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

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

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

高豕耳聃翁壹張晏曰高豕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上曰

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耳聃翁

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
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
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
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太子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
六博之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

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
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
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
別從代王擊乎其輜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
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
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
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
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
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

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
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
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
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
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
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
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適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宥陛下士三萬人於是
下恢廷尉廷尉當恢追撓當斬漢書音義曰追撓曲行避敵也撓

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

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
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
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
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
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
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
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

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
郅他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
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
曰為天子導引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
而墮車跛足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
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
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
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

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
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
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
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
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
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
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

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
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
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
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死亡多
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
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
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
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

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
鞠躬君子也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
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
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
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
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
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
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
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

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徙太

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

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授梁印故

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屬國公

孫昆邪昆音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

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

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

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

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

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

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

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
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
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
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
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一馬與十餘騎犇射

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
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
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
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
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
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
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
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
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錐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行夜名曰刀斗莫府省約文書

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

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

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

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

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

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

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

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

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

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

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

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

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

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

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

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

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

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

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

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

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

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

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没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復更

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

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

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去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
 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
 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
 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
 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
 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
朱之子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卓昭曰角弩也黃而體大也殺數人胡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

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
 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
 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
 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
 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
 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
 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

名聲出廣下其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
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
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
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
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
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
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

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
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
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
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
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
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
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徐廣曰王爵趙
食其為右將軍

出東

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

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軍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如享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

毋令當單于恐不

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徙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道守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

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
玄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
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
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
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
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
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
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

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
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
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
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
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
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
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
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
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史傳四十九
十一
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曰爲盡哀彼其中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